

金枝

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英]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准确地说，《金枝》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自它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但它出色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它仍是一部阐述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权威之作。

人类最伟大的书之一。——[英]《自然》

THE
GOLDEN
BOUQE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金枝
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英]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著
徐育新 汪培基 张泽石 译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森林之王	1
第一节 狄安娜和维尔比厄斯	1
第二节 阿尔忒弥斯和希波吕托斯	7
第三节 小 结	9
第二章 祭司兼国王	11
第三章 交感巫术	13
第一节 巫术的原理	13
第二节 顺势或模拟巫术	14
第三节 接触巫术	36
第四节 巫师的发展	43
第四章 巫术与宗教	47
第五章 巫术控制天气	57
第一节 为公众服务的巫师	57
第二节 巫术控制雨水	59
第三节 巫术控制太阳	73
第四节 巫术控制刮风	75
第六章 巫师兼国王	79
第七章 化身为人的神	87
第八章 局部自然之王	101
第九章 树神崇拜	105
第一节 树 神	105
第二节 树神具有造福于人的能力	112
第十章 现代欧洲树神崇拜的遗迹	115
第十一章 两性关系对于植物的影响	129
第十二章 神的婚姻	133
第一节 狄安娜是繁育增产的女神	133
第二节 诸神的婚姻	135
第十三章 罗马之王和阿尔巴之王	139
第一节 纽玛与埃吉利娅	139
第二节 国王是朱庇特的化身	140

第十四章	古代拉丁姆王位的嬗替	145
第十五章	橡树崇拜	151
第十六章	狄安纳斯和狄安娜	155
第十七章	王位的重负	161
第一节	国王与祭司的禁忌	161
第二节	神权与世俗政权的分离	168
第十八章	灵魂的危险	171
第一节	灵魂是人和动物体内的小我	171
第二节	灵魂离体与招魂	172
第三节	灵魂是人的影子和映像	182
第十九章	禁忌的行为	187
第一节	禁忌同陌生人交往	187
第二节	饮食的禁忌	190
第三节	禁忌露出面孔	191
第四节	禁忌离开王宫	192
第五节	吃剩食物的禁忌	192
第二十章	禁忌的人	195
第一节	酋长和国王的禁忌	195
第二节	悼亡人的禁忌	197
第三节	妇女月经和分娩期间的禁忌	199
第四节	战士的禁忌	201
第五节	杀人的禁忌	202
第六节	猎人和渔夫的禁忌	206
第二十一章	禁忌的物	211
第一节	禁忌的涵义	211
第二节	铁器的禁忌	211
第三节	锋利兵器的禁忌	214
第四节	血的禁忌	215
第五节	头部的禁忌	217
第六节	头发的禁忌	218
第七节	理发的仪式	219
第八节	对剪下的头发和指甲的处理	220
第九节	唾沫的禁忌	223
第十节	食物的禁忌	224
第十一节	结和环的禁忌	224
第二十二章	禁忌的词汇	231
第一节	个人名字的禁忌	231
第二节	亲戚名字的禁忌	234

第三节 死者名字的禁忌	236
第四节 国王及其他神圣人物名字的禁忌	241
第五节 神名的禁忌	243
第二十三章 原始人类的遗泽	247
第二十四章 杀死神王	249
第一节 神也死亡	249
第二节 国王体衰被处死	250
第三节 国王在任期届满时被处死	257
第二十五章 临时国王	265
第二十六章 以王子献祭	269
第二十七章 神灵转世	273
第二十八章 处死树神	275
第一节 降灵节的化装游乐者	275
第二节 埋葬狂欢节	279
第三节 送走死神	284
第四节 迎夏	287
第五节 夏冬之战	292
第六节 春神的死亡与复苏	293
第七节 植物的死亡与复活	294
第八节 印度的类似习俗	295
第九节 用巫术招引春天	296
第二十九章 阿多尼斯的神话	299
第三十章 阿多尼斯在叙利亚	303
第三十一章 阿多尼斯在塞浦路斯	305
第三十二章 阿多尼斯的祭祀仪式	311
第三十三章 “阿多尼斯园圃”	317
第三十四章 阿蒂斯的神话和祭祀仪式	323
第三十五章 阿蒂斯也是植物神	327
第三十六章 阿蒂斯的人身显现	329
第三十七章 西方的东方宗教	331
第三十八章 奥锡利斯的神话	337
第三十九章 奥锡利斯的祭祀仪式	343
第一节 民间流行的祭祀仪式	343
第二节 官方的祭祀仪式	346
第四十章 奥锡利斯的属性	351
第一节 奥锡利斯是谷神	351

第二节 奥锡利斯是树神	353
第三节 奥锡利斯是生育繁殖之神	353
第四节 奥锡利斯是死者之神	354
第四十一章 伊希思	355
第四十二章 奥锡利斯和太阳	357

下 册

第四十三章 狄俄尼索斯	359
第四十四章 德墨忒耳与珀耳塞福涅	365
第四十五章 北欧的五谷妈妈和五谷闺女	371
第四十六章 许多国家都有五谷妈妈	383
第一节 美洲的五谷妈妈	383
第二节 东印度群岛的稻妈妈	384
第三节 谷精表现为人形	388
第四节 谷物的双重拟人化:是妈妈,又是女儿	389
第四十七章 里提尔西斯	393
第一节 谷物收割者的歌	393
第二节 杀死谷精	394
第三节 以活人祭祀谷物	399
第四节 以活人当谷精处死	405
第四十八章 谷精变化为动物	413
第一节 想像谷精变化为动物形象	413
第二节 谷精变化为狼或狗	414
第三节 谷精变化为公鸡	416
第四节 谷精变化为野兔	417
第五节 谷精变化为猫	418
第六节 谷精变化为山羊	419
第七节 谷精变化为公牛、母牛或阉牛	422
第八节 谷精变化为公马或母马	424
第九节 谷精变化为公猪或母猪	425
第十节 简论关于谷精变化为动物形象的概念	427
第四十九章 古代植物之神的动物形象	429
第一节 狄俄尼索斯、山羊和公牛	429
第二节 德墨忒耳、猪和马	432
第三节 阿蒂斯、阿多尼斯和猪	434

第四节 奥锡利斯、猪和公牛	435
第五节 维尔比厄斯和马	438
第五十章 神体圣餐	441
第一节 以新谷作圣餐	441
第二节 阿兹台克人的圣餐习俗	447
第三节 阿里奇亚的“曼尼”	449
第五十一章 吃神肉是一种顺势巫术	451
第五十二章 杀死神性动物	455
第一节 杀死神雕	455
第二节 杀死神羊	456
第三节 杀死神蛇	457
第四节 杀死神龟	457
第五节 杀死神熊	460
第五十三章 猎人抚慰野兽	471
第五十四章 以动物为圣餐的类型	483
第一节 埃及人和阿伊诺人的圣餐类型	483
第二节 带着神兽游行	485
第五十五章 转嫁灾祸	489
第一节 将灾祸转嫁给无生命物体	489
第二节 将灾祸转嫁给动物	490
第三节 将灾祸转嫁给人	491
第四节 欧洲转嫁灾祸的习俗	492
第五十六章 公众驱邪	495
第一节 无所不在的邪魔	495
第二节 随时驱邪	496
第三节 定期驱邪	499
第五十七章 公众的替罪者	507
第一节 驱除有形的邪魔	507
第二节 随时以轻舟、人、畜送走邪魔	508
第三节 定期以轻舟、人、畜送走邪魔	510
第四节 替罪总论	516
第五十八章 古罗马、希腊的替罪人	519
第一节 古罗马的替罪人	519
第二节 古希腊的替罪人	520
第三节 古罗马的农神节	523

第五十九章 墨西哥的杀神风俗	527
第六十章 天地之间	531
第一节 不得触地	531
第二节 不得见太阳	533
第三节 少女月经初潮时必须隔离	533
第四节 少女月经初潮时必须隔离的理由	539
第六十一章 巴尔德尔的神话	543
第六十二章 欧洲的篝火节	545
第一节 一般的篝火节	545
第二节 四旬斋篝火	545
第三节 复活节篝火	549
第四节 贝尔坦篝火	551
第五节 仲夏节篝火	555
第六节 万圣节前夕的篝火	563
第七节 仲冬节篝火	566
第八节 净火	568
第六十三章 篝火节的涵义	571
第一节 篝火节的一般涵义	571
第二节 篝火节的涵义——太阳说	572
第三节 篝火节的涵义——净化说	576
第六十四章 在篝火中焚烧活人	579
第一节 在篝火中焚烧偶像	579
第二节 在篝火中烧死人和动物	580
第六十五章 巴尔德尔与槲寄生	587
第六十六章 民间故事中灵魂寄存于体外的观念	595
第六十七章 民间习俗中灵魂寄存于体外的观念	605
第一节 灵魂寄附于无生命的物体	605
第二节 灵魂寄附于草木	607
第三节 灵魂寄附于动物	608
第四节 死亡与复活的仪礼	616
第六十八章 金枝	623
第六十九章 告别内米	633
索引	637

第四十三章 狄俄尼索斯

在前面几章里我们看到古代西亚文明国家和埃及都把一年中季节的更迭、特别是植物的生长与衰谢，描绘成神的生命中的事件，并且以哀悼与欢庆的戏剧性的仪式交替地纪念神的悲痛的死亡和欢乐的复活。如果说这种纪念在形式上是戏剧性的，那么，它们实质上却是巫术性的，也就是说，根据巫术的交感原理，其意图是为了确保植物春天再生、动物繁殖，而这些都受到冬天损害的威胁。这种思想认识和仪式，在古代决不限于巴比伦、叙利亚、弗里吉亚和埃及等东方民族，也决不只是酷爱梦想的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特殊产物，而是与爱琴海沿岸和海上诸岛更富于想像更具活泼气质的民族所共有。我们以及古代和现代的某些研究者，都没有必要假定这些西方民族从更古老的东方文化引借了神的死亡与复活的概念，同时也引借了其隆重的仪礼，把这一概念戏剧性地呈现在信奉者的面前。更可能是：我们在东西方宗教之间在这方面可以找到的相似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习惯上（虽然并不正确）所谓的偶然的巧合，是相似的原因同样地作用于地区不同国度不同但结构相似的人类头脑的产物。古希腊人没有必要远涉重洋到东方国家去了解一年四季变迁的情况，观察大马士革玫瑰瞬息即逝的美，金色谷穗的短暂的光辉，紫葡萄的片刻的绚丽。他们在自己美丽的国土上年复一年很自然地满怀遗憾地看着夏天的葱郁繁茂逐渐进入冬令的衰谢凋枯，年复一年很自然地满怀喜悦地欢呼春季新鲜生命的茁长。他们习惯于将自然力量拟人化，以想像的热烈色彩，渲染关于自然的冷漠的抽象，以神秘幻想的绚丽帷布覆盖赤裸裸的现实，他们从一年四季变易的景象中为自己塑造出一系列男女神祇、精灵鬼怪，随着每年繁殖的消长相应地欢欣喜悦、沮丧忧愁，并自然地反映于喜庆热闹、悲戚哀悼的各种宗教仪式之中。研究某些死亡后又复活的希腊神祇，会给我们提供一系列与阿多尼斯、阿蒂斯以及奥锡利斯悲伤形象相同的图画。下面且从狄俄尼索斯谈起。

酒神狄俄尼索斯或巴克斯是我们最熟知的葡萄树以及葡萄酒的人格化。对他的狂热的崇拜，通过纵情的舞蹈，激动的音乐，和极度的醉酒而表现出来。这似乎起源于色雷斯的野蛮氏族，因为这些氏族都是以嗜酒著名的。我们的神秘教义和奢靡仪式，对于希腊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清醒气质，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东西。然而这种宗教对于热爱神秘并自然地倾向于复返原始状态的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因此它就像野火似地很快传播于整个希腊，成为希腊民族诸神中最出名的神（虽然荷马未曾对它垂青），有关他的故事和礼仪，同奥锡利斯的故事和礼仪很相似。这就导致了古今学者认定狄俄尼索斯是变相的奥锡利斯，是

直接从埃及输入希腊的。然而大量的证据都表明他起源于色雷斯。这两种崇拜之相似，可以从两者的思想和习俗的相似得到充分证明。

狄俄尼索斯的最大特征固然表现为葡萄树与繁茂的葡萄藤蔓，他同时也是一般的树木之神。我们听说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祀奉“树神狄俄尼索斯”。在维奥蒂亚，他的称号之一就是“树中的狄俄尼索斯”。他的形象通常总是一棵直立的木柱，没有手臂，身披外套，有一个满脸胡须的面具表示头部，头上和身上披覆着枝叶，以显示神的本性。花瓶上画着他的肖像，总是长在一株矮树或灌木上面。在米昂德^①的麦格尼西亚地方，据说在一棵被风吹折的悬铃木上发现过一尊狄俄尼索斯的肖像。他是培植树木的庇护神，人们祈求他保佑树木生长，种田人，主要是果农，特别敬奉他，把他的形象按天然树桩的姿态树立在果园内。传说各种果树，特别是苹果树和无花果树，都是他发现的，人们常称他为“生长果实的”、“青绿果实的”、“促使果实生长者”。他的称号之一是“蕃衍”或“茁长”（指树汁或花萼）。在阿蒂卡和阿黑亚的帕特雷，有一个名叫“多花的”狄俄尼索斯。雅典人向他祭祀祈求果实丰产。除葡萄树之外，专门奉献给他的树还有苍松和翠柏。德尔法的神谕叮嘱科林斯^②人“当神一样地”敬奉一种松树。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松树塑出狄俄尼索斯的两种形象、红色的面容和镀金的身躯。他或他的敬奉者手中常常拿着一种工艺精制的手杖，杖的一端是圆锥形的松木。常春藤和无花果树总是特别和他密切关联的。在阿查纳的阿蒂克镇上，有一种狄俄尼索斯常春藤；拉色蒂蒙^③地方有一种狄俄尼索斯无花果；纳克索斯岛上人们把无花果树叫作美丽查（meilicha）^④，那里有一个狄俄尼索斯·美丽查，其形象是用无花果木料雕刻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些迹象，虽然很少，却颇有意义。它们表明狄俄尼索斯被当作农业或谷物之神，表明狄俄尼索斯从事农耕，是第一个驾牛犁田者，在他之前犁田都是靠人力背拉的。有些学者通过这一传说找到了他之所以被敬奉的人们想像为像388牛一样身形的原因。根据传说，狄俄尼索斯扶着犁头，撒播种子，减轻了农耕者的劳动。据说在色雷斯的一个氏族，比索泰人的土地上有一座很大很壮观的狄俄尼索斯神殿，每逢狄俄尼索斯的节日，夜间，神殿里都要放出明亮的光辉，显示神狄俄尼索斯赐予的丰收。如果那年收成不佳，则那年节日期间夜里就没有这种光辉，神殿上空跟平常一样一片黑暗。狄俄尼索斯的徽志中有一种簸箕，像一只敞开的铲形大篮子，迄至现代农民仍然用它来簸扬谷物。这种简单的农具形象地表现了狄俄尼索斯的神秘仪式。据说农家婴儿出世时总把狄俄尼索斯的神像放在簸箕里，好像放在摇篮里似的。他在艺术品上又被表现为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在这些传说和艺术表

① 小亚细亚西南的一条河流，今名门德列斯，流入爱琴海。

② 科林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奴隶制城邦。

③ 即斯巴达。

④ 古希腊语：意思是温柔的、和蔼可亲的、慈善祥和的。

现形态中他被称为“利克乃茨”(Liknites)，即“簸箕里的他”的意思。

像其他植物神祇一样，狄俄尼索斯据说也横遭暴死，却又复活。有关他受罪、死亡和复活等情景都在祭祀他的神圣仪礼中表演出来。诗人依纳斯写过他的悲剧性故事。宙斯变化为蛇形去看望珀耳塞福涅，后者为他生育了扎格柔斯，也就是狄俄尼索斯，是一个带角的婴儿。刚出生不久，这孩子就爬上他父亲宙斯的宝座，仿效伟神宙斯，用他的小手放出雷电。可是在宝座上时间不久，一次当他照镜子的时候，叛逆的提坦诸神^①手执利刃来谋杀他。那些提坦神用白粉涂抹了颜面，他变化成各种形态以躲避对他的攻击，他变作宙斯，变作克洛诺斯，又变作青年人、狮子、马和蛇，最后变作公牛，终于在攻击他的敌人的刀下被剁成碎块。据弗米卡特·马特纳斯记述狄俄尼索斯在克里特岛上的神话，大致这样：传说狄俄尼索斯是克里特岛王朱庇特的私生子，朱庇特远赴海外，将王位和君权都交给了年幼的狄俄尼索斯。岛王知道妻子嫉妒这孩子，便将他托付给心腹卫士加以保护。岛王的妻子朱诺贿赂了卫士，用一种拨浪鼓似的玩具和巧制的镜子逗引这孩子进入预先埋伏的地方，由她的仆从提坦将他肢解，切成碎块，用香草煮烂吃掉了。孩子的姐姐密涅参与了这一行动并保留了孩子的心脏，等朱庇特回来后向他陈述了这全部罪行。朱庇特十分愤怒，将提坦全部拷打致死，雕塑了孩子的肖像，把孩子的心脏放在像内，特为孩子建了一座殿宇留作纪念，借以宽慰丧子之痛。这种传说遵循神话即夸大了的史实的说法，把神话人物朱庇特和朱诺（即宙斯和赫拉）当成了克里特岛的国王和王后。传说里提到的卫士就是神话中的库里特人，他们环绕婴儿狄俄尼索斯跳着战舞，就像传说中讲的他们环绕婴儿宙斯跳着战舞一样。³⁸⁹值得注意的是依纳斯和弗米卡特都记载过这种传说故事，都说到狄俄尼索斯在幼年时曾一度继承过他父亲宙斯的王位。普罗克勒^②也这样说过：“狄俄尼索斯是宙斯指定的众神中最后的一位王。他父亲把他放在王位上，把王权节杖交给他掌握，使他成为众神之王。”这些传说表明了这样的习俗：暂时授予国王之子以王位尊严，作为代替其父王献祭的第一步。人们以为石榴是狄俄尼索斯的血溅出来后变成的，正像银莲花是阿多尼斯的血、紫罗兰是阿蒂斯的血变成的那样。所以妇女们在塞斯莫福里亚的节日里不吃石榴。据某些人说，狄俄尼索斯被砍断的四肢，是由阿波罗埋葬于帕纳塞斯^③，经宙斯指令又拼复起来。狄俄尼索斯的墓就在德尔法神殿内，阿波罗的金像旁边。据另一文献记载，狄俄尼索斯的墓在底比斯^④，其尸体是碎裂的。但文献并未提到他的复活。可是有关他的神话的其他文字对这一

^① 提坦诸神，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子女们，为老一代神祇。他们推翻乌拉诺斯，立克洛诺斯为主。克洛诺斯之子宙斯又推翻克洛诺斯而自立，形成新的统治，提坦诸神群起反抗，终为宙斯所败。

^② 普罗克勒（约公元410—485年），希腊哲学家。

^③ 帕纳塞斯山，在希腊中部，古代是阿波罗与缪斯的圣地。

^④ 古代维奥蒂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在希腊中东部。

点却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把狄俄尼索斯说成为宙斯和德墨忒耳的儿子，是母亲把儿子的一块块碎裂尸体拼凑起来，使他又恢复了年轻的生命。其他各种说法只是简单地提到他被埋葬之后又复活了，升进天堂；也有说他受到致命的创伤躺在地上，是宙斯把他救活的；也有说宙斯吞下了狄俄尼索斯的心，后来又由塞墨勒把他重生出来。在一般的传说中，塞墨勒被说成为狄俄尼索斯的母亲。还有一种说法，说狄俄尼索斯的心被捣碎后放在汤药里给塞墨勒服下，于是怀孕生了他。

上面谈了各种神话传说，下面再谈一些宗教仪式。我们发现克里特人每隔两年举行一次纪念狄俄尼索斯的节日活动，充分表现了对狄俄尼索斯的热情。他在生命垂危时的所作所为和遭受的苦难，都在敬奉他的人群眼前表演出来。敬奉的人群当场用牙撕裂一头活着的公牛，然后在树林中到处乱跑，疯狂地呼叫。有人捧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走在人群前面，据说盒子里盛的是狄俄尼索斯的神圣的心脏。人们用杂乱的笛声与鼓钹声，模仿着引诱年幼的神受害的铃声，还扮演神话所描述的狄俄尼索斯复活的情景。狄俄尼索斯的复活甚至成了有关复活问题的普遍论据，至少是长生不死的普遍论据，向信奉者进行说教。普鲁塔克就是根据有关狄俄尼索斯的神话中灵魂不灭的思想撰文安慰妻子不必因幼女夭亡而痛苦。另一关于狄俄尼索斯死亡和复活的神话，说他进入阴间救活他母亲塞墨勒。古希腊阿戈斯地方的传说则说他通过阿尔赛尼湖进入阴间。阿基夫人^①每年都在该地纪念他从地狱复还人间（即复活），在湖边吹奏铜喇叭，召唤他魂兮归来。同时将一只羔羊投入湖中犒劳看守死者的鬼卒。这个节日是否就是春节，倒不一定。但是吕底亚人^②确是每年春天都庆祝狄俄尼索斯的复生，认为神狄俄尼索斯偕同春天一起降临。人们相信植物神祇每年在阴间度过一定时间，所以很自然地认为它们是阴间或死者的神。对于狄俄尼索斯和奥锡利斯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的特性之一，是他具有动物的形象，尤其是公牛的形象，至少头上长着角。乍一看来，这似乎跟他作为植物之神的特性不大协调。譬如，人们说他是“母牛生的”，是“公牛”，是“像公牛一样的”，是“长着公牛脸的”，是“公牛眉毛的”，是“公牛角的”、“长着牛角的”、“双牛角的”、“有角的”，等等。人们相信他至少有时候是以公牛的形象出现的。他的形象常常被塑为公牛或长着公牛角，例如在西齐克斯^③便是这样。他的画像也常常画着双角。现在古代文物中也有带角的狄俄尼索斯的形象。有一尊雕塑把他的形象刻画成披着公牛皮的人形，牛头牛角，牛蹄垂在背后。另外，他又被画成一个孩童，额上顶着一串串葡萄，有一只小牛的头，露着牛角，向他后脑袭击。一只花瓶上用红颜色画着他的形象：长着小牛头的孩子，坐在一个女人的膝上。

① 阿基夫人，即古希腊阿戈斯地方的人。

② 吕底亚在古代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奴隶制国家。

③ 古代小亚细亚西北希腊的城市。

辛内莎^①地方的人冬季举行狄俄尼索斯的节日纪念仪式，男人都以油涂身，从牛群中选出一头公牛牵到神的圣所。他们认为狄俄尼索斯会帮助选出最好的公牛，可能正是代表神本身的牛。因为大家都相信神的节日里神自己将变为公牛在这些场合出现。伊利斯的妇女欢呼他为公牛，祈求他的牛蹄走到她们那里去。她们唱道：“归来吧，狄俄尼索斯，回到您濒海的圣殿来，迈开您的四蹄飞奔吧，偕同三女神返回您的圣殿。啊，好公牛哟，好公牛！”色雷斯人纪念狄俄尼索斯的歌舞总要戴上牛角、模仿神的形象。根据神话，他是在公牛的形象下被提坦诸神撕裂为碎块的。克里特人扮演狄俄尼索斯遇难死亡时，用牙把一头活公牛撕裂。看来撕裂并吞食活牛和牛犊，确实是祭祀狄俄尼索斯仪礼中一种经常的做法。人们把狄俄尼索斯这位神画为公牛的形象或带有公牛的特征，并相信他在祭祀他的神圣仪礼上将以公牛的形象出现在敬奉者的眼前，而且传说他是在公牛的形象下被宰为碎块的。根据这些，我们就可确信敬奉他的人们在祭祀他的节日里撕裂并吞食活牛，委实是因为在杀死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狄俄尼索斯还化身为山羊。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小山羊”。雅典和赫尔米昂地方的人们敬奉他，称他为“披着黑山羊皮的神”，有一个传说说他曾经披着黑山羊的皮显形，因而有此称号。在产酒的地区弗力埃斯，每当秋季，平原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红黄色的葡萄树的枝叶。古时候这里立着一尊山羊的铜像，当地农民总是用金黄色的葡萄树叶把山羊铜像包盖起来，以求保护他们葡萄不要很快地凋萎。那山羊铜像可能就是葡萄树神。狄俄尼索斯的父亲宙斯把他变成了小山羊，以躲避赫拉的盛怒。后来诸神为躲避泰丰而逃往埃及，就把狄俄尼索斯变为一只大山羊。因此，狄俄尼索斯的敬奉者生裂山羊并生食其肉的做法，一定是因为那就是吃神的肉喝神的血。近代一些野蛮民族仍有撕裂野兽和活人并生食其肉的习俗，实际也都是一种宗教仪式。所以我们对于古人有关巴克斯狂热的敬奉者遵行类似仪式的记述，不妨作为一种传说看待，无须摈斥。

我们还将进一步详细谈论宰杀具有动物身形的神的习俗。这种习俗属于最早阶段的人类文化，到晚近时期很容易被误解。后来人类思想进步，倾向于剥去古代动物和植物之神所披的动植物外形，只剩下它们被赋予的人的属性（关于动、植物神这一概念的核心）作为最后仅有的遗迹。换言之，动植物之神日趋于纯粹的人形化。当他们完全或几乎完全人形化了的时候，他们同自己从中发展出来的那些当初曾是神的动物和植物，仍然保有模糊的和难以理解的关系。这些神和那些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其起源已经遗忘，人们虚构了各种传说试图加以说明。这些解释和说明可能都因袭了对于神圣的动物或植物的习惯的或特殊的论述。对于神圣的动物，除极个别情况外，一般都不宰杀。因此，相应地，就编造了神话来加以解释：关于不予宰杀的动物，总说该动物为神服了很多劳

^① 位于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阿卡迪亚地区的西北。

役；关于要宰杀的动物，则说该动物伤害了神。关于用山羊献祭狄俄尼索斯的理由，就是后一类神话很好的例子。据说，其所以要用山羊献祭，是因为山羊伤害了葡萄。我们已经知道，山羊本来是神的化身。一旦摒除了他的动物属性而人形化了以后，宰杀山羊祭祀他就不再看作是宰杀神本身，而是向神献祭了。既然需要说明为什么特别用山羊来祭神，就只好假说因为山羊损害了神最关心的葡萄，这是对山羊的一种惩罚。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宰杀一个神用来献祭这个神，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敌人。由于神享用奉献给他的祭品，因而当祭品是神的旧我时，神享用的就是他自己的血肉。因此，山羊神狄俄尼索斯被说成是喝山羊生血的，而公牛神狄俄尼索斯也被叫作吃公牛的神。依此类推，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哪位神被说成是吃某一特殊动物的神，那么，这个动物原来就是这位神本身。下面我们还将看到有些野蛮民族祭祀已死的熊和鲸鱼时，就是用该死的熊和鲸鱼身上的肉来作祭品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说明为什么一个植物之神竟以动物的形象出现。这一点且留待我们研究了德墨忒耳的特征和属性之后再来讨论较好。这里还要提一下：有些地方在狄俄尼索斯的祭祀仪式上还赋予他以人的形象然后又将这人形裂为碎块。这种做法主要是在希俄斯^①和特内多斯^②。在维奥蒂亚的波特尼亚地方，传说古时习俗是用一个小孩献祭宰杀山羊的狄俄尼索斯，后来才改用山羊来作祭品的。在奥尔霍梅努斯，则是从古代皇族中献出妇女来作人牺。鉴于被宰的公牛或山羊是表示被杀的神，我们可以假定：献祭的人牺也是表示神本身的。

彭修斯和莱克尔加斯这两位国王之死，有这样的传说：他俩因反对狄俄尼索斯的祭祀仪式，一个被酒神的疯狂的信徒们撕裂成碎块，一个被马裂成碎块。古时习俗，把神圣的国王当作狄俄尼索斯来献祭，把他碎裂的尸体撒在地里肥沃土壤。上述传说像我在前面已经提出的那样，可能是对这种习俗的曲解。据说狄俄尼索斯在底比斯被撕裂为碎块，国王彭修斯在酒神的疯狂信徒们手中也正在同一地方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大概不仅仅是偶然巧合。

以活人献祭的传统有时可能是对于把动物当作人来献祭的仪式的误解。例如，在特内多斯，用来向狄俄尼索斯献祭的初生牛犊都要给穿上高统靴，而对待母牛则像服侍产妇一样。在罗马，向维迪约威斯献祭的母山羊也是当作人牺一样。然而，另一方面同样可能，甚至更加可能的是：这些奇特的祭祀，其本身就是从更古老更原始的以活人作祭品的做法演化而来的，而后来把献祭的动物当作活人一样献祭，则纯粹是善意仁慈的弄虚作假——只将不如活人那么宝贵的牺牲用来祀神。许许多多以动物代替活人献祭的真实事例证实了我们这种解释。

① 希腊的岛屿，位于爱琴海上，距土耳其西海岸不远。

② 爱琴海上土耳其的岛屿。

第四十四章 德墨忒耳与珀耳塞福涅

希腊神祇的悲惨故事和祭祀仪式看来是反映植物的衰谢和苏醒的。这并不只狄俄尼索斯一个神。这个古老的故事用另一种形式和不同的应用又出现在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神话中。实质上，他们的神话和叙利亚的阿芙罗狄蒂（阿斯塔特）与阿多尼斯的神话、弗里吉亚的库柏勒与阿蒂斯的神话，以及埃及的伊希思与奥锡利斯的神话都是一样的。在希腊的神话里，跟在亚洲和埃及与它相对应的神话一样，一个女神哀悼她心爱的神的死亡，这个心爱的神是植物的化身，特别是冬死春生的五谷的化身，只不过东方人的想像把这位被爱和死去的神表现为死去的爱人和死去的丈夫，受他情人或妻子的悲悼，而希腊人的幻想则把同样的观念体现在更温柔更纯洁的形式里，一个死去的女儿受她哀伤的母亲的悲悼。

讲述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神话的最古文献是美丽的荷马式的《德墨忒耳赞歌》，批评家认定它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这首诗的目的是解释埃莱夫西斯神秘宗教仪式的起源，诗人对雅典和雅典人一字不提，可是雅典人在其后好些世代里都明显地参加了这个节日。这可能是由于这首赞歌写于远古的时候，那时埃莱夫西斯还是一个独立的小城邦，神秘仪式的庄严行列还没有在晴朗的九月里列队走过光秃多石的小山群，这些小山把埃莱夫西斯平坦的田野和布满橄榄树的、更开阔的雅典大平原分隔开来。尽管这样，这首赞歌向我们展示了作者对两个女神的身份和职能所持的观念；她们自然的形态在诗歌意象的薄纱下显得相当突出。故事说，年轻的珀耳塞福涅正在青葱的草地上采集玫瑰花、百合花、番红花、紫罗兰、风信子以及水仙等花时，大地忽然裂开，冥王普路托从裂缝中出来，用金车把她带走，让她在阴暗的下界做他的新娘和皇后。她哀伤的母亲德墨忒耳穿着黑色的丧服，连金黄的头发也遮盖起来，走遍大陆和海洋寻找她的下落。她从太阳神那里知道了她女儿的命运，十分愤怒，离开了众神，来到埃莱夫西斯住着，忧伤地坐在“少女井”旁的一棵橄榄树的树荫下。当国王的女儿们用铜壶来这里给她们父亲家汲水时，她便在这些少女面前装成老妇的样子。这位女神为丧失孩子生气，不许种子在地上长出来，只许藏在地下。她发誓说，除非把她丢失的女儿还给她，否则她再也不上奥林匹斯山，再也不让谷物发芽。牛在田里来回地拉犁也是白拉，播种人在褐色田地里撒种子也是白撒，干枯龟裂的土地上什么也不长。连埃莱夫西斯附近的拉里亚平原，过去一向翻滚着金黄庄稼的波浪，现在也光秃秃地空闲着。要不是宙斯发现了

这情况，大惊之下命令普路托吐出他的猎获物，把他的新娘珀耳塞福涅还给她母亲德墨忒耳，人类就会饿死，神也就失去了他们应得的祭品。冷酷的冥王笑着服从了。但在他用金车把他的皇后送还阳间之前，他让她吃了一个苹果，这就保证她还会回到他那里去。但宙斯规定今后珀耳塞福涅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她母亲与众神在阳间度过，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和她丈夫在阴间度过。每年大地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从阴间回来。于是女儿愉快地到阳光里来，母亲高兴地接待她，搂着她；德墨忒耳找回了失去的女儿，感到很愉快，她使谷物从犁过的土块中长出来，使整个宽广的大地盖满枝叶和花朵。她径直走到埃莱夫西斯的各个亲王那里，到特里卜托勒姆斯、悠莫卜斯、狄俄克勒斯那里，还到埃莱夫西斯国王本人那里，把这一片欢乐的景象描绘给他们看，还向他们显露了她的圣礼和神秘的仪式。诗人说，能见到这些事的凡人是有福的，但是，在世时没有参与过这些事的人，死后进了黑暗的坟墓，也不会快乐。后来两位女神来到奥林匹斯山上，幸福地与众神住在一起；诗人在结束赞歌时虔诚地向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祈祷，求她们报偿他所作的赞歌，赐给他一生的衣食。

大家都承认，实在也很少有人怀疑过，诗人创作这首赞歌时给自己定下的主题是要描写女神德墨忒耳所建立的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 (Eleusinian mysteries) 的传统基础。全诗铺叙逐渐集中到转变了的景象：一片光秃秃的埃莱夫西斯平原由于女神的意志突然变成一大片茁壮的谷物；降福的女神带领着埃莱夫西斯的各位亲王，把她所做的成绩指点给他们看，把她的神秘仪式教给他们，然后和她女儿一起升天，再也看不见了。这篇作品以揭示神秘的仪式胜利结束。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首诗，就肯定了这个结论，仔细研究后证明诗人不只是笼统地叙述了神秘仪式的基础，而且用多少有些隐晦的语言对这个仪式的起源作了神话的解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正是节日的主要面貌。诗人对仪式偶尔提出有意义的暗示，其中有等候入教的人的初步斋戒，作为入门，有火炬游行，
395 通宵守夜；候补人打坐（蒙着脸，一声不响，坐在铺着羊皮的凳子上），说粗野的话，开下流玩笑，参加圣餐礼，从圣餐杯里喝一口大麦水，庄严地与神灵相通。

但是，神秘仪式中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秘密，这首诗的作者似乎在他的叙述中隐晦地揭露出来。他告诉我们，当她把埃莱夫西斯光秃的褐色大平原变成长着黄金谷粒的稻田时，她立即让特里卜托勒姆斯和其他埃莱夫西斯亲王去看那生长着的或立在田里的谷子，叫他们见了高兴。我们拿这段故事和 2 世纪时的基督教作家希波里图斯的话比较一下，希波里图斯说神秘仪式的核心正是要把一根割下的谷穗给新入教的人看一看，比较之后，我们就不能怀疑写赞歌的诗人对这个庄严的仪式是很熟悉的，他是有意要解释仪式的起源的，并且完全按照他解释神秘仪式中其他仪式的方法进行的，这就是把德墨忒耳说成亲自树立了举行仪式的先例。这样，神话和仪式就能彼此说明，相互肯定。公元前 7

世纪的诗人把神话告诉了我们（他如泄露仪式，就不得不渎犯神灵），基督教的创始人则揭示了宗教仪式，他的揭示完全与古老诗人的隐晦暗示相一致。那么，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同许多现代学者一起，相信博学的基督教先辈、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力门特^①的话，他说，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的神话在埃莱夫西斯的神秘仪式中是作为圣剧演出的。

但是，神话如果是作为古代希腊最有名、最隆重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也许是主要的一部分）而表演出来，那么，我们也还要问一问，剥去后来给神话增添的部分之后，神话原来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在后世看来，它被敬畏的神秘的光圈包围着，从而美化了它的原形，而希腊文学和艺术的一部分最灿烂的光辉又照射得这个神话更加光彩夺目。如果我们遵循这个问题上最古的权威所提出的暗示，也就是遵循荷马式的德墨忒耳赞歌的作者的话，这个谜语就不难解答：两个女神的形象，也许是母亲和女儿的形象，变成了谷物的化身。至少，这一点对女儿珀耳塞福涅来说是相当肯定的。一个女神，她每年有三个月在地下和死者呆在一起（据神话的另一说法是半年），其余的时间又在地上和活人呆在一起，她不在，大麦种子也藏在地下，田野光秃地空闲着；春天她回到世上来，谷物也从土里发芽，大地又盖满枝叶和花卉——这样一个女神绝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植物的神话表现，特别是谷物的神话表现：五谷每年冬天有九个月埋在地下，每年春天又再复生，像从坟墓里出来一样，长出茎秆，展开花叶。对珀耳塞福涅不可能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如果神女是当年幼小谷物的化身，396妈妈可不可以是头一年旧谷的化身——旧谷生新谷呢？对德墨忒耳若不采取这种解释，惟一其他的看法只好是认为她是大地的化身，谷物和所有其他植物都是从大地开阔的胸脯上生长出来的，因此把它们看成女儿都是相当恰当的。的确有些古代和现代的作者对德墨忒耳的本来面貌持这种看法，这也是一个可以合理坚持的看法。不过，荷马式的德墨忒耳赞歌的作者似乎拒绝这种看法，因为他不仅将德墨忒耳与拟人化的大地区别开来，而且把两者放在彼此尖锐对立的地位上。他说，是大地遵从宙斯的意图，讨好普路托，使水仙花生长，诱使珀耳塞福涅毁灭，这种花把年轻的女神引诱到青葱草地的深处，连救都无法救。这样说来，赞歌里的德墨忒耳就绝不是大地女神，倒应该把大地女神看作德墨忒耳最凶恶的敌人，因为由于她的奸狡诡计，她才失去她的女儿。但是，赞歌里的德墨忒耳如果不可能是大地的化身，惟一的另一种可能显然便是断定她是谷物的化身。

不少碑铭肯定了这个结论；因为在古代艺术中，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作为女谷神的特点都同样表现在她们头上戴的谷冠和她们手中拿的谷束上。而且，正是德墨忒耳首先向雅典人显示了谷物的秘密，并通过特里卜托勒姆

^① 基督教神学家（约公元150—250年）。